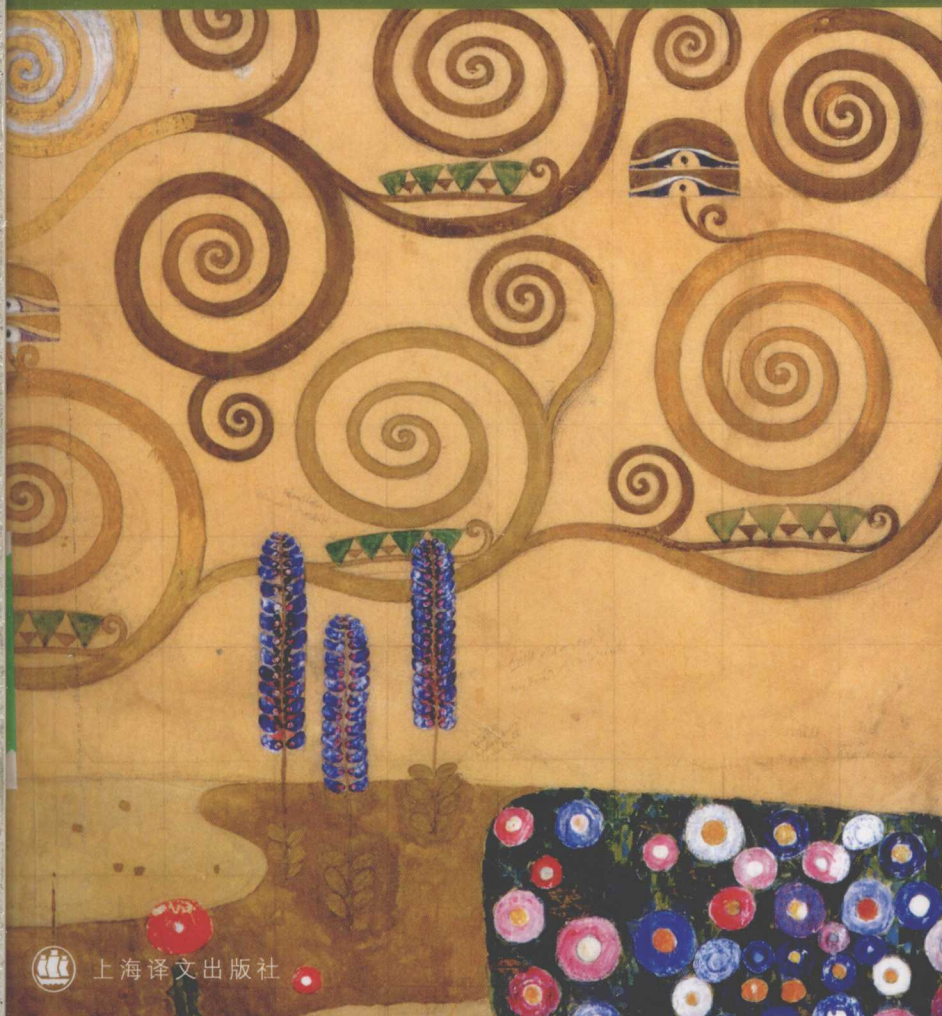


Time Out

“这绝对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最全面的城市旅游指南。”

—— 英国《独立报》

维也纳 Vienna



上海译文出版社

TimeOut

维也纳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维也纳: Time Out / Time Out 城市指南编写组编; 夏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6

(Time Out城市指南丛书)

书名原文: Vienna

ISBN 978-7-5327-4349-0

I. 维… II. ①T… ②夏… III. 旅游指南—维也纳

IV. K952. 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06210号

Time Out Guides Ltd.

Vienna

Copyright © Time Out Group Ltd. 2005

Previous editions 2000, 2003.

维也纳

(Time Out城市指南丛书)

Time Out 城市指南编写组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www.ewen.cc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8 字数 310, 000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349-0/K·187

定价: 4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4855582



创作人员

英文版

供稿人:

导言 Geraint Williams

历史 Nicholas Parsons

《名人施特劳斯》 Robin Lee

今日维也纳 Geraint Williams

维也纳的文化 Oona Strathern

风物景观 Geraint Williams, Rory O'Donovan

《穿越时光的马车: 维也纳的菲雅克》 Linda Lodding

餐馆 Geraint Williams

咖啡馆/酒吧 Geraint Williams

商店及服务 Christine Boggis

节庆和活动 Christine Boggis

《举行舞会》 Robin Lee

儿童 Isabel Naylon,

电影 Katje Seebohm, Adrian Garcia-Lande

《严肃的奥地利人》 Geoff Andrew

艺术展馆 Lorenz Seidler

音乐: 古典音乐和歌剧 Robin Lee

音乐: 摇滚、Roots 和爵士乐 Joe Remick

夜生活 Gertraud Gerst

体育和健身 Isabel Naylon, Deborah Klosky

戏剧和舞蹈 Diane Shooman

城外游览 Linda Lodding, Andrena Woodhams

实用资讯 Simone Coll, Isabel Fofana Coll

更多资讯 Geraint Williams, Joe Remick

地图:

JS Graphics, APA Publications GmbH & Co.

图片: Britta Jaschinski

其他人员: Peter Fiennes, Holly Pick, Karl Fluch, Stefan Jena, Florian Klenk, Wolfgang Kralicek, Gorgi Kuzmanovski, Gundolf Leitner, Nicole Scheyerer, Georg Schneider, Diane Shooman, Christopher Wurmdobler and Pablo Owain Williams.

中文版

正文翻译: 夏平

封底文字翻译: 闻人菁菁

索引制作: 皇甫瑜

参与审稿: 宋伟民、林盼秋、闻人菁菁、邹海静、周敏

中文校对: 朱鼎玲

封面设计: 吴建兴

责任编辑: 黄步红

目 录



导言	6	艺术展馆	158
背景介绍	9	音乐: 古典音乐和歌剧	166
历史	10	音乐: 摇滚、Roots 和爵士乐	174
今日维也纳	25	夜生活	180
维也纳的文化	27	体育和健身	185
投宿居停	29	戏剧和舞蹈	191
住宿	30	城外旅游	195
风物景观	45	启程	196
简介	46	维也纳森林	198
内城	47	多瑙河河谷	200
环形大道	67	布尔根兰州	203
第三至第九区	75	南部阿尔卑斯山地区	206
第二区和第二十二区	85	实用资讯	209
到远郊去	88	城内交通	210
餐饮购物	99	资料大全	213
餐馆	100	更多资讯	223
咖啡馆	119	索引	226
商店及服务	128	地图	231
艺术娱乐	145	周边地图	232
节庆和活动	146	分区地图	233
儿童	150	街道地图	234
电影	153	街名索引	245
		交通地图	252

导言

早在1969年，按照在阿姆斯特丹希尔顿的“共度夜晚”的方式，约翰·列侬和洋子前往维也纳做了一次闪电旅行，当时这个城市还是西方价值观的一个灰色、并不可爱的前哨。在他俩冒险的这个阶段，如同后来在以他们名字命名的难忘的歌谣中所记录的那样，他们除了在Sacher大酒店的一套房间里大吃巧克力蛋糕之外，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回到英国后，约翰在顺访大卫·弗罗斯特的时候说了一句：“那儿有一点古板”。即便是在今天，约翰·列侬的看法大致上仍是事实。尽管每一家Kruder & Dorfmeister、Coop Himmelb(l)au 或 Michael Hanneke 表现出一个夸示其文化实力的城市形象，却有更多的数以千计的传统派，默默地遵循着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

2000年2月，当Time Out之《维也纳》的初版付印的时候，一个由保守的奥地利人民党与耶尔格·海德尔领导的极端排外的自由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刚刚成立。不久，欧盟宣布对奥地利进行外交制裁，一下子，从DJ直到访问学者，都纷纷取消去维也纳的安排。

一开始，由维也纳的音乐家、建筑师和电影制片人整个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积极作用大多在抗议的怒潮中烟消云散，但是几年后，国际义愤的震荡却在许多方面使得维也纳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城市。它促使了对于隐藏在这个城市堂皇的公共建筑背后的无数阴暗面进行早就应做而未做的评估，预告了在数十年来，奥地利两大政党人民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那种默契但却心劳日拙的共存之后，基层政治的兴起。

今天，维也纳是一个比披头士时代远为友好和生气勃勃，适宜居住和访问的城市。诚然，不少改进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进行了。当时，受到激励的地方政府对这个城市日

久黯淡的外观进行装修，使得更多的公众能够进入各种公共场所。在2000年的事件发生之后，维也纳多次举行了号召进行抵制的游行，明确反对极右派的崛起。

那年夏天，维也纳的街头出现了由维也纳节主办人卢克·邦迪(Luc Bondy)促成，市政厅许可的一场异常的宣传广告。离经叛道的德国表演艺术鬼才克里斯托夫·施林根西夫(Christoph Schlingensief)以滑稽模仿当时极受欢迎的系列剧《老大哥》(Big Brother)的方式，在维也纳善良的市民中煽动起偏见来。施林根西夫将一个引人注目地写着“外国人滚出去！”字样的工业集装箱放在国家歌剧院旁边，集装箱里挤满了寻求庇护的人。施林根西夫通过电话和互联网让维也纳选出一名待驱逐出境的人。一连八天，广场成了过路人言辞尖刻但最终却有收获的对话的场所，这些对话定下了一个更加自由的维也纳的调子。

这样的场合，以博物馆区(Museumsquartier)艺术综合场所为象征的这个城市艺术景观的勃兴，以及大量新酒吧和餐厅的开设，冲淡了维也纳显而易见的古板顽固的味儿，给这个城市惯常的高级艺术和历史珍宝的节目单带来了活泼的现代替代物。仅仅在维也纳待上一天，你就能体验到无数绝妙的对照——走出巴洛克风格的教堂，跨入陈列最前卫的当代艺术品的画廊；在这个城市的一家装饰着传统的木质嵌板的饮食店里用上一顿饭，接着在露天人行道的雅座里品尝一杯意式浓缩咖啡(espresso)和杜松子酒；或者在这个城市迅速发展起来的夜总会区里的有数码节拍和低频干扰的歌剧院里度过一夜，再不然的话，就在这座每个角落都透出历史气息的布局宏伟的欧洲城市里随意徜徉吧。

关于“TIME OUT”城市指南

本书是Time Out之《维也纳》的第三版，这是我们关于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的不断扩充的丛书之一。在奥地利首都居住和工作的一个敬业、热情的写作班子孜孜矻矻、殚精竭虑，为了使你的维也纳之行有尽可能多的收获而向你提供你可能想知道的一切。我们不但详细介绍主要的观光点和重要的景点，同时还向你指出维也纳最酷的

咖啡馆、最划算的购物机会，以及最好的用餐新场所。

对所刊内容的说明

我们努力使得本指南尽可能有用、准确，在付印之前，对地址、电话号码、详细的交通情况、开放时间以及入场费用都作了核对。然而请记住，业主和管理者可以随时改变他们的安排。如果你要



出门,动身之前最好打个电话。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保证本书所载信息的准确性,但不对其可能有的差错负责。

价格和支付

在本指南中,欧元用€来表示。凡是列出的价格,应当视为参考而非金科玉律。如果价格与我们所报的相差甚大,请他们作出解释,否则就去别处——但是请写信告诉我们。

虽然维也纳大部分的旅馆接受信用卡,但是许多餐厅、咖啡馆和博物馆并不接受。对于信用卡,我们采用了下列缩略语表示:AmEx(美国运通卡);DC(大来卡);MC(万事达卡);V(Visa卡)。

地理位置

维也纳分为23个区。在我们列出的信息中,每个地址前的第一个数字是区号,第二个数字是门牌号码,例如第一区的中央咖啡馆(Café Central)的地址是1,Herrengasse 14。邮政编码中的第二、三位数字表示区号,所以中央咖啡馆的邮政编码是1010。该市的地图,见232—243页。

电话号码

乍看之下,所列的一些电话和传真号码令人

迷惑。每个号码的数字可多达10位或少至3位或4位,另外还有直拨分机号码系统。这就是说,有些号码后面是一个连字号(-),后面跟着一位数字(通常是0),这就是分机号码。拨主号码再加上分机号码,就能打通分机。

因此,如果你知道你所要的分机,就拨连字号后面的有关号码。拨0分机通常打到总机/接线员那儿,他们会根据需要,为你转接至相关分机。如果你只拨打主号码,同样会打到同一个总机/接线员那儿。如果连字号后面的数字不是0,我们建议你拨完全部号码,因为那将是你预订房间、查询事务的分机。

须知事项

你若需要了解观光这个城市的所有相关的实用信息——包括签证和海关信息、残疾人通道、应急电话号码、实用的网址列表以及交通网络的实际情况等,请翻阅本指南后面的实用资讯章节。

期待你的反馈

应当强调的是,我们所提供的信息是公正不偏的。收入本书的单位,没有一个是因为在“Time Out”的任何出版物上刊登过广告才被收入的,所有发表的意见都是完全独立的。正是由严格公正不偏的态度和全球性的评判才使得我们的指南如此成功。不过,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请告诉我们;我们总是欢迎你提出的意见。我们的Email是: timeoutinfo@yiwen.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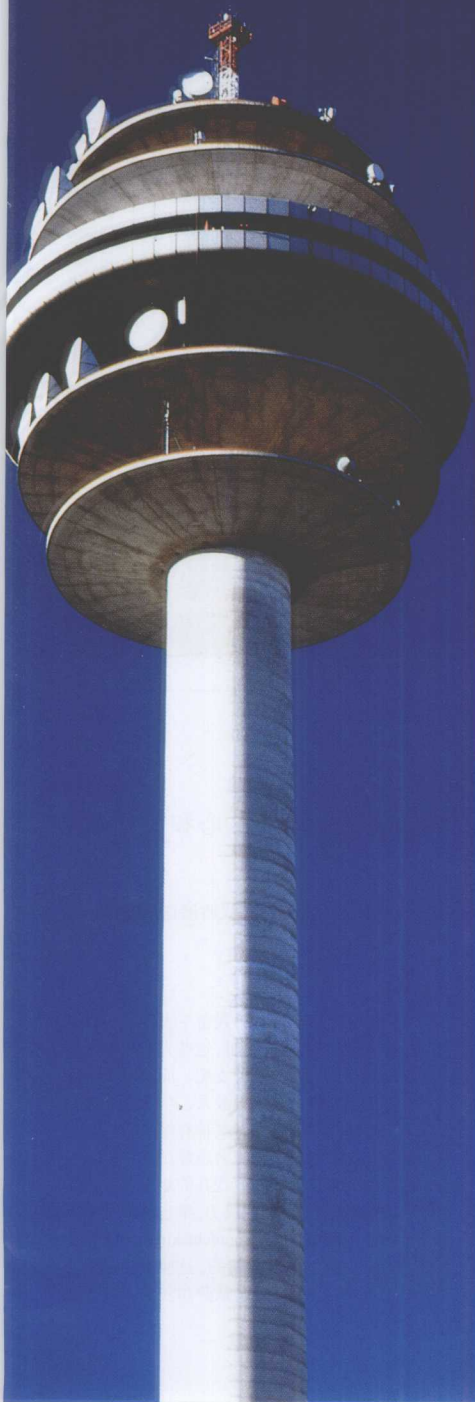
广告客户

必须强调,在本指南里提到的机构没有一家可以因为在我们的出版物里刊登了广告或支付了费用从而对书中的评价有所影响。本书里的观点都是来自于TimeOut作者的完全独立的评述。

本指南有网络在线版,同时有超过100个国际性城市的每周大事的列表,请查阅
www.timeout.com。

图片由奥地利国家旅游局提供 / wemhäupl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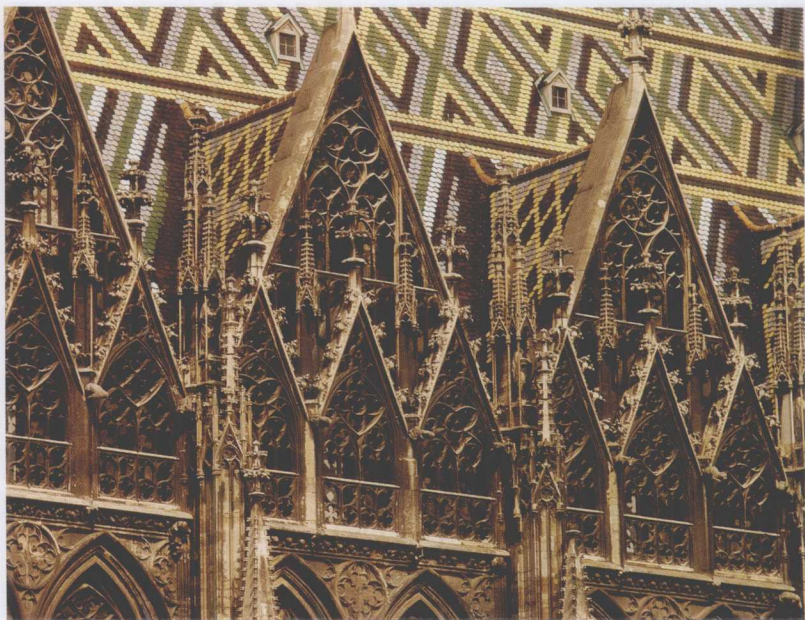


背景介绍

历史	10
今日维也纳	25
维也纳的文化	27

特写

名人施特劳斯	18
大事记	24



Stephansdom 大教堂。见第 48 页。

历史

几个世纪来，华尔兹见证了维也纳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中心和一个音乐圣地。

公元 1 世纪初，在文多波纳（Vindobona）的居民点只不过是罗马帝国上潘诺尼亚省（Pannonia Superior）首府卡农通（Carnuntum）的一个附属的前哨。文多波纳位于省府以西 40 公里（25 英里）的多瑙河畔，其中心在今天维也纳旧城的 Hoher 集市，附近有一支骑兵中队，驻扎在现今的第三区。卡农通和文多波纳都属于且由罗马帝国沿着多瑙河修建，用以防守日耳曼蛮族的防线（Limes）的一部分。

从公元 3 世纪末起，由于罗马人未能征服日耳曼蛮族，尤其是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经常入侵，使得文多波纳的情势日益险恶。在下一个世纪末（很可能是 395 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军营，逼得罗马军团撤走。不过，罗马的影响一直苟延到 433 年，东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二世（Eastern

Emperor Theodosius II）正式将潘诺尼亚割让给匈奴人为止。

黑暗时代

罗马军团往南撤退时，残留下人数很少的老兵和已经罗马化的居民。此时，这些人的命运完全受到反反复复的入侵浪潮的支配，而入侵者本身也常常是为了逃避更强大的敌人。尽管有这样的扰乱，但是显然继续存在着某种有组织的行政管理。至少从 8 世纪起，有一名总督在位于今天的 Hoher 集市西端的 Berghof（现在的墙上有一块牌子提醒这段历史）行使司法权力。维也纳最早见于记录的鲁普雷希特教堂（Ruprechtskirche）就建在东首，很可能是在 9 世纪建造的。这座教堂是为圣鲁佩特建造的，表明了它与从萨尔茨堡古特运盐

来的人有关；传教士圣鲁佩特在710年前后去世，是萨尔茨堡的第一位主教和盐矿工人的守护圣徒。基督教向东方的传播还带来了前来定居的巴伐利亚人，这些人就是后来构成这个地区核心人口の日耳曼—奥地利人的祖先。

到9世纪，文多波纳这个名称已不再被使用，而这个城市就以它的现代名称行世——首次是以Wenia出现在萨尔茨堡881年的编年史上的。据说，这个名称出自伊里利亚—凯尔特语的Vedunja一词，意思是树林中的溪流。Wenia坐落在卡洛林帝国东端的一个缓冲地带，每过一段时期会遭到来自东方的马札尔人的侵扰。自从907年一支巴伐利亚军队在Pressburg（布拉迪斯拉发）大败以后，Wenia被马札尔人控制了数十年之久，但是在955年，德国奥托大帝在奥格斯堡附近的Lechfeld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标志着—个转折点。马札尔人终于被赶回Leitha河（位于现在的奥地利布尔根兰州），这条河就成了永久性边界。

这块备受争议的“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边界领土——在1000多年之后的冷战时期，它又回复到这个角色——现在以奥地利之名为人所知。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是在996年赐予Freising主教土地的一份诏书上，它被描述为处于“一个俗称Ostarrichi（“东方王国”，即德文“奥地利”，österreich，的原词）的地区。”即便在这个年份之前，奥托二世皇帝在976年曾经将他父亲在Enns和Traisen之间建立的“Otonian Mark”赐给了巴伐利亚巴奔堡家族的Margraves（伯爵）。这个雄心勃勃的王朝，其成员集精明的外交手腕和夸示的宗教虔诚于一身，在以后将统治这片不断被扩张的“奥地利”领土达270年。

巴奔堡王朝

当巴奔堡王朝的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976—994）初次治理他新获得的领地的时候，他行使权力的地方是多瑙河畔的Melk。他做到了将他的土地朝东扩张，很可能远至Wienerwald，但是Wenia本身仍被马札尔人控制了一段时间。马札尔人满足于占领Berghof并保留驻军（在今天的施瓦岑贝格广场[Schwarzenbergplatz]设立了一个军营），可是并没建立任何永久的定居点。

终于，马札尔人被“胜利者”Adalbert（1018—1055）武力驱赶到莱塔（Leitha）河畔。可巴奔堡王朝仍须使从卡洛林时代以来当地掌权的各位王公服从其权威。同他们的继承者哈布斯堡王朝一样，巴奔堡王朝也很精明，他们以联姻各竞争王

朝的方式来扩张其领土。他们的扩张雄心通常投向东方，而巴奔堡王朝的基地逐步沿着多瑙河从Melk迁到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然后迁到维也纳。

巴奔堡王朝的圣利奥波德三世（Saint Leopold III，1096—1135）后来成为奥地利的守护圣徒（他是于1485年被奉为圣徒的）。他是一位虔诚的人，一位调解人，拒绝过授予他的德国王位，毕生致力于建造和重建各座修道院和教堂（其中包括Heiligenkreuz和Klosterneuburg大教堂）。1137年，他的继承人利奥波德四世（1136—1141）与帕绍（Passau）的主教商定在维也纳城外面建造一座新的教堂。10年后，这座具有罗马风格的斯蒂芬大教堂（Stephansdom）的前身竣工了。

对于维也纳的历史来说，巴奔堡王朝最重要的人是“老天爷作证”海因里希二世（1141—1177），此君之所以有这么个诨号，是因为他那有名的口头禅（Jasomirgott—老天爷作证！）。他被人说服放弃了他的前任于1139年获取的巴伐利亚公国，却得到了相当不错的酬报——1156年，奥地利本身升格为公国，完全独立于它西面的邻国了。同样重要的是，海因里希在同一年决定将他的宫廷迁到维也纳目前仍然称为Am Hof（宫院）的地区。1155年，从海因里希过去的宫廷所在地雷根斯堡（Regensburg）召来的爱尔兰的修道士，建造起苏格兰修道院（Schottenstift，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爱尔兰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称为Scotia Maior（大苏格兰））。

这个城市的经济扩展，在海因里希的接班人利奥波德五世（Leopold V，1177—1194）手里继续进行，利奥波德五世受惠于两次意外的收获，一次是在1192年，他继承了大部分的施蒂里亚（Styria）和上奥地利，因为那里的君主死后无嗣；还有一次是他收到了因释放狮心王理查而支付给罗马海因里希六世皇帝的巨额赎金中的很大一部分（这位率领十字军的英国国王曾经在包围巴勒斯坦城市阿卡期间辱骂过利奥波德和皇帝的代表，1192年，他在亚得里亚海岸遭受船难后，走陆路返回英国。他在维也纳被人认出来，在杜恩施坦因（Durnstein）的城堡里一直被监禁到1193年3月）。利奥波德获得的份额足以使他建造起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并且扩展了维也纳的防御工事和边境城市海因堡。

在12世纪末，维也纳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欣欣向荣。“光荣的”利奥波德六世（1198—1230）在位的时期，被称为Minnesänger的行吟诗人在巴奔

堡王朝的宫廷里地位显赫。他们向贵妇人们吟唱颂歌，并且赞颂公爵的高贵和美德。利奥波德六世鼓励贸易，允许成立同业公会，更重要的是在1221年赋予维也纳“贸易中心权”，从而获得市民的拥护。贸易中心权要求在多瑙河一带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必须在他们的货物抵达后两个月内卖给当地的商人，这样就有效地保证了绝大部分的下游贸易都让维也纳来做。这简直就是一纸印钞票的许可证。

在巴奔堡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好战的”弗里德里希二世（1230—1246）在位的期间，这座城市和这个公国走下坡路了。在与德国皇帝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辩之后，弗里德里希于1246年与匈牙利作战时被杀，没有留下男性后裔。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由野心勃勃的波希米亚的奥托卡尔二世（Ottokar II）填补，他于1252年在汉堡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遗孀结婚，以此来加强他的权力。

哈布斯堡王朝登台

奥托卡尔维护了转向他的维也纳的市民——也处死了少量反对他的人——以及这个城市大部分的人。在1258年一场大火之后，他慷慨地资助重建斯蒂芬大教堂和其他建筑，并且设立了一所麻风病院以及著名的维也纳济贫院（Wiener Bürgerspital）。他还开始建造霍夫堡皇宫（Hofburg），即维也纳未来的皇宫，不过最初只是一座相当简单的城堡。

在捐款建造医院中所表露出来的对于穷人和病人的关怀提高的同时，正逢到一场宗教热浪潮的掀起——这是维也纳历史上的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那个时代的变化无常，还反映在宗教狂热的爆发：维也纳的街道上出现了自我鞭笞的行列，为更加正统的多明我会修士们反对不虔诚的运动助威，多明我会的在维也纳的第一座教堂是在1237年奉献给神的。

奥托卡尔的暧昧地位，由于他想成为德皇的企图失败（德皇是从地位比较低的王公中选举出来的）而变得岌岌可危。到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被选为国王代替他，更使得他进一步受到削弱。鲁道夫原先的小块封地位于现代的瑞士，一开始被其他选帝侯们看成是一名无害的妥协候选人，但是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既有远见又精明的人。他着手挑战奥托卡尔的权力，到1276年已经占领了维也纳。双方暂时实现了和平，但是在1278年，奥托卡尔在维也纳东北方马希费尔德（Marchfeld）的敦克鲁特（Dunkrutz）的一次

战役中被杀。他的涂了防腐剂的遗体安放在米诺里滕修道院里，以此提醒人们，那些热望爬得最高的人跌得也最惨。

鲁道夫的登台，开始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除了偶尔受到一些抵制但没有间断的640年的统治：维也纳成了除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 1493—1519）和鲁道夫二世（Rudolf II, 1576—1612）之外的哈布斯堡王朝每一位君主的驻蹕之城（Residenzstadt）；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主要的驻蹕之地是因斯布鲁克，而鲁道夫二世则对布拉格情有独钟。从1283年起，鲁道夫将奥地利的行政权力交给他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此人因为对于市民享有的一些特权提出挑战而不得人心，还不得不平息1287到1288年间在维也纳发生的一次叛乱。1298年，阿尔布雷希特一世成为第一位在德国国王称号之外加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的哈布斯堡家族的人，这个称号与维也纳一样，在其后几个世纪里几乎是与这个王朝同体存在。为了安置维也纳的新统治家族，其后几个世纪里，霍夫堡皇宫不断扩建；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皇宫的扩建仍然在规划。

在14世纪前半叶，哈布斯堡王朝的问题丛生。1310年，维也纳发生了反抗美男子弗里德里希的叛乱，造成了两个重大的后果：一是从密谋者那里没收的一处房产被移交成为第一座市政厅（Altes Rathaus），二是这个城市的权利和特权第一次被载入所谓的Eisenbuch法典（1320）。在跛脚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1298—1358）在位时期，维也纳盆地蝗虫肆虐成灾（在1338年和1340年）；蝗灾刚刚过去，维也纳又开始流行黑死病；在1349年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几乎每天要死500个人；紧接着这场瘟疫而来的，是一场可怕的火灾。

维也纳信奉基督教的市民将瘟疫归罪于犹太人（据说是犹太人在井里下毒），阿尔布雷希特不得不拼命防止发生严重暴力行为。自从巴奔堡王朝时代以来，一个犹太人社区在维也纳建立了，而且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这个社区主要集中于紧邻宫院（Am Hof）的，今天的犹太广场（Judenplatz）及其周围地区。这个地点并非出于偶然，因为犹太人传统上受到统治者的保护；可是甚至这一点也总是不足以使得他们在危机时期免于遭到迫害。

王朝的建设

1353年，阿尔布雷希特公爵的儿子，即未来的鲁道夫四世（Rudolf IV），与从1346年以来担

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波希米亚的卡尔四世的女儿联姻，从而达成了精明的王朝联合。从此之后，有利可图的婚姻成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外扩张的主要支柱，16世纪有人套用奥维德的诗句来描述：“别人是开战；而你，幸运的奥地利，则是结亲！”他那显赫的岳父所统治的布拉格的宏伟景象是对于鲁道夫的雄心的一种激励；他把曾经参加建造雄伟的布拉格圣维图斯（Saint Vitus）大教堂的泥瓦工们召集来修建斯蒂芬大教堂；同时鲁道夫于1365年在维也纳建立了一所大学，很明显是受到了卡尔早先建立布拉格卡罗林大学的启发。

就在同一年，鲁道夫四世在米兰去世，终年才26岁。他在位仅7年，但是他的政策英明，涉及面从社会和货币改革，直到通过免税期和租金改革来促进城市建设。他被人称为“创立者”不是没有理由的（还有同样确切的是被称为“精明人”）。

作为一位现代化的推动者，鲁道夫与诸如行业公会和教会等既得利益集团发生了冲突。不过，他一心要推动哈布斯堡王朝向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的企图却实在不明智，令他处于尴尬的境地。一份煞费苦心伪造出来的称之为Privilegium Maius的文件捏造出哈布斯堡家族的先人们的生动的世系，以及甚至更加生动的头衔。当皇帝将这份东西交给诗人彼得拉克令他查明真伪的时候，诗人以威严之态傲慢地将之斥为垃圾。引起更大灾难的是鲁道夫制定出一套由哈布斯堡家族男性后裔分享权力的制度（the Rudolfinische Hausordnung）。这项制度造成哈布斯堡家族中“阿尔贝特”和“利奥波德”两个家系（这两个家系是根据鲁道夫的两名同室操戈的兄弟和共同继承人而得名的）之间爆发的“红白玫瑰战争”的翻版。这场战争一直断断续续在四代人中间进行。

1411年阿尔贝特家系的阿尔布雷希特五世（Albrecht V）成年，进入维也纳，而当时的维也纳正处于摩拉维亚骑士们和波希米亚的胡斯派新教徒的威胁之下，后者使得下奥地利某些地区荒芜了数年。庄稼欠收，加上失去与德国商人的酒类贸易，使得已经不正常的气氛愈益恶化，在这样的情势下，犹太人又一次充当了替罪羊。

“奥托曼帝国在席卷了匈牙利之后，到1529年已经兵临维也纳这个防御工事老式、易受到攻击的城市的大门口了。”

这一次，统治者本人是一次恐怖的集体迫害

（Wiener Geserah）的煽动者。他受到教会的大力支持，他们声称犹太人正在支援胡斯派新教徒。1420—1421年，阿尔布雷希特剥夺了维也纳比较穷苦的犹太人的财物，让这些人靠着一只木筏沿着多瑙河漂流下去。比较有钱的犹太人则受到酷刑折磨，直到供出他们的财富的隐藏地点为止，然而，这些人在厄德贝格（Erdberg）被活活烧死。其他许多人选择集体自杀，以逃避酷刑。宫院四周存在了几百年的犹太人聚居区被夷为平地。阿尔布雷希特进行这种种族清洗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因为这样的做法打破了统治者保护犹太人的长期传统，并且断绝了公国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

但是，在外交政策方面，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却表现出哈布斯堡家族通常的机敏。他娶了西格斯蒙德皇帝的女儿为妻，在皇帝驾崩之后继承了匈牙利的王位。在同一年，即1438年，他还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除了在18世纪有过3年短暂的间隔之外，哈布斯堡家族从此一直将这个称号保留到（以贿赂其他选帝侯的方式加以保护）1806年迫于拿破仑的压力下被废止为止。

不过，仅仅过了一年，阿尔布雷希特就在匈牙利与土耳其人作战时去世。在他死后出生的他的继承人被称为遗腹子拉迪斯拉斯（Ladislav Posthumus，1440—1457）。拉迪斯拉斯的监护人是利奥波德家系的弗里德里希，所以，这个王朝立即又回到关于继承的长期纷争中去了。弗里德里希在1452年自封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他在国内，尤其是在维也纳的地位十分脆弱。维也纳的商人们认为弗里德里希偏袒其他城市，因而非常愤怒，迫使他释放拉迪斯拉斯并且宣布效忠于他。可怜的拉迪斯拉斯在1457年仅17岁时就夭折了，其后，斗争在弗里德里希和他自己的兄弟阿尔布雷希特之间继续展开，后者受到维也纳人的支持。斗争发展到1462年霍夫堡皇宫被包围达7个星期，当时弗里德里希和他3岁的儿子，即未来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一起躲藏在城堡里。解救他的是信奉胡斯教派的波希米亚国王依里希·波德布拉德（Jiriz Podebrad），但是他后来不得不同意与阿尔布雷希特分享权力。直到阿尔布雷希特于1463年去世，弗里德里希才恢复了对维也纳的控制。

弗里德里希三世最后的胜利——他有效地统治了53年，于1493年去世——被归因于他比他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活得长，包括从1485年到1490年占领维也纳的比他年轻得多的匈牙利国王马修亚

斯·柯维努斯 (Matthuias Corvinus)。此外,皇帝称号的继续存在,阿尔贝特家系的绝嗣,以及匈牙利的威胁的消除,意味着一条通向真正集中和扩张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力的道路敞开着。弗里德里希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继位时的情势,是财富和权力的扩展,前几十年里在维也纳播下的人文主义知识的种子,在文艺复兴促使欧洲各国文化百花齐放的时机里开始结果。

帝国和反改革

马克西米利安被人送了个“最后的骑士”的外号,表明他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中世纪的骑士世界,另一个是文艺复兴的世界。此人精力充沛得惊人,表现出猎人、军人和运动员的坚韧功夫。他受到文艺复兴精神的激励,鼓励在维也纳和因斯布鲁克这些如康拉德·凯尔蒂斯 (Konrad Celtis) 和约翰尼斯·库斯皮尼亚斯 (Johannes Cuspinianus) 等人文主义学者的家乡研习新的学问。纯科学、医学和制图学的研究都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不过多得不成比例的注意力则放在奥地利历史和哈布斯堡世系上面 (这个“奥地利家族”一直被追溯到诺亚)。1498年,马克西米利安建立了 Hofmusikkapelle,即维也纳男童合唱团的前身,从而对维也纳的历史作出了他最令人难忘的贡献之一。

马克西米利安将哈布斯堡王朝的通婚外交推到了极致。通过他与勃艮第的玛丽娅的第一次结婚,欧洲最富饶的领土之一 (包括现代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落入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掌握之中。他的儿子,“英俊的”费利浦,娶了西班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女儿,“疯狂的”胡安娜为妻,从而为王朝获取了卡斯蒂尔、阿拉贡、意大利南部,以及西班牙在新大陆的全部领地。1515年,马克西米利安代行他的两位年幼的孙儿孙女与当时由雅盖洛尼亚 (Jagellonian) 王朝统治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联合王国的男女继承人的婚礼。其后在1526年,雅盖洛尼亚王朝的末代国王拉约什二世 (Lajos II) 在打得一败涂地的马哈克斯 (Mahács) 战役中因逃避土耳其人而淹死后,这片国土也落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手里。

“英俊的”费利浦死在马克西米利安前头,所以马克西米利安由他的孙子卡尔五世 (Karl V, 在英文中称为“查理五世皇帝”) 继位。卡尔于1519年登基的时候,接管的是一个“日不落”帝国——这个帝国大得无法由一个人能够指挥得动,而且已经问题成堆。奥托曼帝国在东南欧的挺进看来

无法阻挡,而在1517年之后,对于信奉正宗的天主教的王朝掌权人来说,前景险恶的是,宗教改革的势头正在酝酿成长。

在维也纳没有卡尔的影子,因为他在1521年将所占有的奥地利的土地让给他的弟弟斐迪南,后者立即面临着路德派教会的迅速胜利,尤其是在城市里,再加上维也纳城日益高涨的自治要求。斐迪南解决后一个难题的办法是一种简单的权宜手段——即于1522年在维也纳新城处决了市长西本伯格和6名市政议员,并且将维也纳置于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他在与路德派教会和更加激进的再洗礼派教徒的斗争时,尽管对那些新教徒中的领头人物施加严厉惩罚 (把这些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把他们的妻子淹死在多瑙河里),但是结果并不那么成功。地位日益上升的新教徒贵族们开始将宗教自由作为在军事上协助阻击不断推进的土耳其人的一项条件。奥托曼帝国在席卷了匈牙利之后,到1529年已经兵临至维也纳这个防御工事老式、易受到攻击的城市的大门口了。斐迪南的苛政加上1525年的一场大火,使得因宗教观点不同而分裂的维也纳人士气低落。全靠这个城市的捍卫者萨尔姆伯爵的英勇抵抗和那年冬天的提前来临,才使得维也纳免遭陷落。

撤走的土耳其人留下满目疮痍,不过人们从这次围困中吸取了教训。最重要的是必须使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现代化。防御工事在1531—1566年得到了重建,采用了久经实践证明的意大利式的星形棱堡。维也纳成为了一个防守严密、完全服从宫廷的皇城,但同时又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因为来自全欧洲的官员和请愿者们为了皇家的事务而在这里奔忙着。

精神与头脑

自从1551年斐迪南将耶稣会士们召到这个城市起,维也纳也成了反宗教改革的一个试验场。诸如彼得·卡尼修斯这样的学者和传道士领导着改变宗教信仰的运动,这些人编写了天主教的教义问答,用于在仍然有80%的人口信奉新教的维也纳进行这场精神与头脑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特点是教条和偏执狂;从1421年以来渐渐重新建立起来的犹太社区再一次成为一个方便的目标,他们被禁止拥有财产,进行贸易,以及必须在衣服外面佩带一个黄色的圆圈以供识别。这种压迫的气氛在马克西米利安二世 (Maximilian II, 1564—1578) 在位的时期有所缓和,因为他坚持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信函,这封信函对帝国的天主教

和路德派教会均予承认，但是规定臣民们必须信奉统治他们的公侯的宗教信仰。每个星期天，路德派教徒们涌出维也纳城，在附近供奉新教上帝的教堂里做礼拜，但是，随着在鲁道夫二世（Rudolf II, 1576—1608）和他弟弟马提亚斯的统治下，反宗教改革势力加紧了政治压力，许多路德派教徒移民到比较持同情态度的欧洲其他地方去了。

维也纳反宗教改革的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克莱斯尔红衣主教，他是在维也纳出生的一名路德派教会的改宗者，他清洗了新教教会的大学，而他浩大的修道院攻势（Klosteroffensive）导致了天主教在这个城市里建立的第二次高潮（1603—1638）。

然而，新教绝没有在贵族中烟消火灭，迟至1619年，一群信奉新教的贵族闯进了霍夫堡皇宫，向斐迪南二世（1619—1637）递交了一份要求的清单。第二年，波希米亚的新教徒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第一次重大的交战白山战役中遭到失败。这场战争以及天主教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的胜利意味着路德派教会在维也纳的终结，尽管迟至1645年，一支瑞典新教徒的军队曾经威胁过这个城市。在战争期间，耶稣会会士们在1622年获得了对大学的控制权，在1629年，斐迪南颁布了他的《复原敕令》，向天主教会归还1552年以来在新教徒控制下的1555处房产。在维也纳，信奉新教的俗人被用一种巧妙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剥夺了权利——只有天主教徒可以成为该市民，而只有市民才可以拥有产业。这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宗教狂的最残忍的表现，是在虔诚的遮羞布掩盖下的蔑视众生的贪婪和压迫。

巴洛克时代的维也纳

维也纳反宗教改革的积极性体现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视觉艺术、建筑、音乐、戏剧和文学的蓬勃发展。被称为“第一位巴洛克皇帝”的利奥波德一世（1640—1705）将大量的钱财花费在大型歌剧和芭蕾舞上面。有天赋的人，不管是来自帝国境内还是境外，通常都能指望获得资助。意大利人长期以来在所有形式的美术、音乐和建筑方面执掌牛耳，维也纳当地的像费舍尔·冯·埃尔拉赫和希尔德布兰特这样的建筑师只是过了一代才出人头地的——即使这些人也是在意大利受到培训的。同样，宫廷所喜爱的音乐受到意大利两个世纪的影响，由从塞斯蒂（1623—1669）经卡尔达拉（1670—1736）到梅塔斯塔西奥（1698—1782），再到莫扎特的强劲对手安东尼奥·萨利

埃里（1750—18256）等一系列的意大利作曲家和词作者所主宰。

“弗兰茨的宰相，梅特涅亲王的精明外交手腕确保了奥地利在战争结束后的尊严完整无损，并且获得了慷慨大方的领土解决办法。”

利奥波德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土耳其旅行家埃夫里亚·塞列比（Evliya Celebi）描述他那“瓶形的脑袋”，鼻子“大小好似莫里亚的茄子”，露出“可以插进三根手指的鼻孔”。他的性格也没有多大魅力，即使他的狡诈有时候要受到在两条战线——法国和土耳其——打仗的需要的支配。他自小受到性格偏执的人的教育，娶了个性格更加偏执的西班牙太太玛格丽塔·特蕾莎，此人将她的小产归咎于犹太人。1669年，在信奉基督教的维也纳市民的怂恿下，利奥波德命令再次把犹太人从他们在下维尔德（Unteren Werd）的居住地驱逐出去。这个地区重新被命名为利奥波德城（Leopoldstadt，目前是维也纳的第二区），而犹太人的财产则给了基督教徒们。富于讽刺性的是，这个地区在19世纪重新成为犹太人的聚居地。

然而，这个举措大大削弱了皇家和这个城市的财政，所以不得不在1675年再把犹太人请回来。1679年爆发了严重的鼠疫使得麻烦倍增，当时，皇帝和贵族们仓皇逃往布拉格，留下教会当局组织对受灾人民的救济。

拯救基督教世界

鼠疫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土耳其人，他们在1683年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困了维也纳城。经过62天的围城，直到最后一刻，这些城市才获得了由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率领的一支军队的解救。“基督教世界”获救了。在此期间谨慎地退到帕绍去的皇帝，回到了他的驻跸之地，公开但颇不情愿地向他的救星表示感谢，而宫廷画家们则着手绘制假大空的油画“战胜土耳其人的利奥波德”。

利奥波德的统治持续了47年，在此期间，帝国经受了一次巨大的打击而幸免覆灭。继位的约瑟夫一世（Joseph I, 1705—1711）颇有振兴的希望，可是他在33岁那年死于天花，经过这一段插曲之后，利奥波德的幼子卡尔当上了皇帝。到这个时候，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正处于退却时期。经过萨伏伊的欧根亲王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之后，

1699年的《卡洛维兹和约》使得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斯拉沃尼亚回归到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在西班牙继承权战争中，奥地利、英国和荷兰联盟有效地打得法国路易十四停顿不前。即便在那个时候，利奥波德对于“被解放的”马札尔人的表里不一和蔑视人权的态度，也激起了一场由费伦奇·拉科兹领导的匈牙利独立战争（1704—1711），他的军队于1704年踏平了维也纳的周边地区。

在此之后，欧根亲王建议沿着今天维也纳的环城路 Gürtel 所走的路线建造起一条新的防御线 Linienwall。维也纳开始形成今天所具有的轮廓。Gürtel 之外是外围的村庄（Vororte），郊区（Vorstadt）在 Gürtel 与棱堡之间（在19世纪由环形大路所取代），最后是中世纪的旧城（Altstadt）核心。

匈牙利的威胁消退之后，卡尔六世（1711—1740）时期在维也纳出现了建筑的热潮，对现存的教堂进行了巴洛克风格的改造（斯蒂芬大教堂的全部30个哥特式圣坛都被更换掉），同时建立起新的巴洛克风格的教堂，特别是希尔德布兰特建造的圣彼得教堂（Peterskirche）和费舍尔·冯·埃拉拉赫建造的卡尔大教堂（Karlskirche）。有着新的，不受打扰的财源的贵族们决心与统治家族一比高低，营建起富丽堂皇的冬宫和夏宫——从1685年到1720年之间至少建造起15座，其中最壮观的是由希尔德布兰特为欧根亲王建造的贝尔维德雷宫。当时是统治阶级和教会奉行必胜主义、浮夸作风和炫耀性消费的时代，并没有为其他人创造就业机会来取得平衡，不过欧根亲王倒是着意重新雇用他在战争中的老兵们充当劳力和花匠。

长着一张煞白面孔的卡尔六世对穷人的困苦生活不感兴趣。若不是沉湎于打猎，便是在琢磨怎样确保他的女儿们能够继承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而这是违反只允许男性后裔承继大统的一切先例的。为了支撑他的大女儿玛丽娅·特蕾西娅（Maria Theresien）的地位，他在全欧洲的宫廷中兜售一份称为“国事诏书”的文件，各国的王公们客气地签署了这份文件，不过并没有一点儿照此办事的打算。

使得维也纳人普遍兴高采烈的是，卡尔一死，帝国就受到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进攻，他侵入西里西亚，发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弗里德里希旗开得胜的鼓励之下，巴伐利亚的卡尔·阿尔贝特紧接着在法国的支持下入侵波希米亚。这个局势只是由于好运气才得到拯救，因为卡尔·

阿尔贝特于1745年去世，而玛丽娅·特蕾西娅的丈夫，洛林（Lothringen）的弗兰茨·斯蒂芬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来替代他。不过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玛丽娅本人的意志非常坚定，当她在1741年来到匈牙利贵族们的面前寻求他们的支持时，她的这种品性令他们感佩不已，因而提出愿意为他们的“国王”献出“生命和鲜血”——因为依据宪法，她既不能当匈牙利的“王后”，也不能当“皇后”，尽管她常常被人描述为“王后”和“皇后”。

专制主义时代

玛丽娅·特蕾西娅是哈布斯堡王朝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具有一个统治者最重要的品质之一：选择睿智的谋臣和干练的行政官的能力。在她的支持下，像温泽尔·冯·考恩尼兹、弗里德里希·冯·豪格维兹（来自萨克森的一位改宗的新教徒）、约瑟夫·冯·索纳费尔斯（来自莫拉维亚的一位改宗的犹太人）和吉林拉尔德·凡·斯维顿（一位荷兰人）这样的人，改革了包括军队在内的摇摇欲坠的皇家政府机器的关键成分。这种新的方式被称为“开明专制”——尽管有些部分开明一点，另一些部分就不那么开明了。犹太人除非改变宗教，否则玛丽娅·特蕾西娅不能宽容他们，索纳费尔斯好不容易才说服她相信，对疑犯施以酷刑无助于促进法律和秩序。也许是耶稣会教士对她的教育使然，她还在1752年设立了一个滑稽的“贞洁委员会”，在卡萨诺瓦访问维也纳的时候使他吃足了苦头。

尽管有这类古怪的行为，维也纳人通常对玛丽娅·特蕾西娅颇有好感。她摒弃了她的先辈们的那种古板的礼仪，在由米科劳斯·帕卡西为她建造的，赶超凡尔赛宫的美泉宫中生活得比较随便，不过也有点儿不相称。她鼓励地方制造业，创立邮政，甚至采用给房屋编门牌号的做法（原先是为了方便征兵），都标志了新的思维。在1765年弗兰茨·斯蒂芬去世之后，她与儿子约瑟夫二世（1765—1790）共同执政。约瑟夫二世于1780年玛丽娅·特蕾西娅去世后单独执政时，进一步推动了开明改革。

约瑟夫曾经广泛游历，受到法国启蒙主义甚至共济会思想的影响。他的最为持久的成就是他在1781年颁布的《宽容特许状》，赐予新教徒和东正教徒宗教自由，继而于1782年颁布了比较有限的给犹太人的《特许状》。同一年，约瑟夫还解散了奥地利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修道院，理由是它们没有从事对国家有用的活动。对于维也纳来说重要的还有他在1784年建立了总医院，以及他将诸